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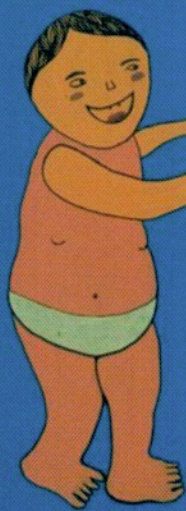
TAIWAN

art plus

art plus
給勇於跨越界線的你

內容增量 · 全新感受
隨刊加贈 ARTMAP 藝術地圖

深掘土地的力量 嘉義小戲節
 2015 荷蘭藝術節
 香港坪洲甜蜜藝文遊
拿不走的文明：
 當代原住民表演藝術探詢
 從經濟人到藝管人 蕭麗虹
 林國威 當代藝術中的社會科學實踐
 用身體搏鬥 高美館「以身作則」



新台灣畫廊作品之一，阿拉著《南記》，長期展示於橋仔頂鐵橋藝術村。封面為局部圖。

印卡評 「上則星辰，內則德律」 陳澄如、洪子健雙人展

阿根廷詩人皮扎尼克（Alejandra Pizarnik）曾透過中古世紀畫家波希（El Bosco）取出瘋狂石頭的畫面創造出一系列的詩。在這幅畫中，正是幫一名男子取出額前瘋狂石頭的場景。在皮扎尼克 20 世紀初寫下這些詩歌的同時，也正是科學史中安心藥的飛躍時刻，皮扎尼克在這系列的創作中曾為此寫下「眩暈或凝視事物的終結」。這裡詩句所寫的，若以洪子健與陳澄如兩位藝術家「上則星辰，內則德律」的展覽將致幻性物質中四個時代區塊，「現代之前」、「進入現代」、「現代性之暴力」與「對抗現代性」來說，皮扎尼克的詩句恰好提醒了在這個展覽中「現代性之暴力」的出現。皮扎尼克在詩句中提及的一種終結，是精神藥物逐漸資本化、工業化的時期，詩人也已經無法輕易地像藍波一樣寫下讓暈眩固定了。

陳澄如、洪子健這次的創作計劃提供一種藥物的斷代，重新將安心藥或迷幻物質以現代性作為軸點，透過黑白與彩色錄像作品的對話、文件紀錄等反思安心藥如何在資本化與西方帝國主義的擴張中構成了不同的面貌，透過安心藥的物質史打開了有趣的視域。洪子健的作品透過兩極化英國殖民與中國民族主義對於現代化與殖民的兩種論述，進一步將藥物作為現代化與殖民的工具意象試圖對殖民面像的資本累積批判；陳澄如的創作媒材則引用赫胥黎的《眾妙之門》重思集體無意識與神秘學，透過 TED 與其對原始部落的錄像作品呈現迷幻植物在薩滿文化、現代生活的前世今生。其中陳澄如大量引用的《眾妙之門》的出現時間正是前皮扎尼克提及眩暈或凝視事物的終結時刻。

關於資本化的分子肉身，在《千高原》就有段對於精神分析的論斷是這麼說的：「一旦佛洛德發現了無意識的最為重要的藝術—此種分子多元體的藝術，他就立刻不知疲倦地試圖重新

回到莫爾的（mol a i r e）單位，並重新發現他所關注的家庭主題：那個父親，那個陰莖，那個陰道，那次閹割……等等。（佛洛德已經非常接近發現一個根莖，但他卻總是回到單純的根。）（註一）」這裏千高原的描述在其斷代之中，1923 年 11 月 20 日的篇章，對莫爾或分子的科學形象挪用，德勒茲言下「所有生成都已 是分子的了」在語言的使用上，也正是對應著化學知識對於主體論述的滲透。在這個展覽裡頭，恰好又是一種與展覽對話的可能。

雖然我們得說安心藥在歐洲的廣告歷史從 1697 年，販售神秘靈藥的葡萄牙醫生 João Curvo Semedo 寫下了醫學藥抄（Polyanthea medicinal），就開始了。從書本中我們可以找到上百條早期的藥方，同時當時的藥物廣告刊載讓我們察覺到商業交易中，接下來 18 世紀的鴉片酏的廣告，反而透過土耳其男人收穫的罌粟莢雕刻來形成一種歐洲的東方想像得以鑲嵌在社會脈絡中。（註二）成癮藥物在 18 世紀和邊遠地區的文化之間的糾纏暗示在這裡是對於洪子健透過兩元對立的莫爾分子路線一種補述。整個迷幻藥物的歷史中，存在著一種分子式的路線，如同羅永生近日出版的《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提及地區與區域共同成就的殖民主義，與單純的意識形態對立不盡相同，與英人的鴉片生意在歷史中有更繁密的脈絡，這也決定了香港特殊的資本運作形式。

這個展覽透過將安心藥或迷幻物質的發展與對抗試圖提供一種對現代化暴力的逃逸路線，但也如同詩人所講的：「眩暈或凝視事物的終結。」在一種終結之後，我們難以確定原初歷史就是救贖。或是這個展覽中所引用的康德的名言：「我頂頭的天空繁星，和我心中的道德律令」也許整個展覽打開了一種物質史的藝術表達，但藝術提供一條逃逸的分子路徑，或許值得等待。



耶穌·馬維德：墨西哥毒販的守護神_洪子健。



藍儂端_陳澄如&洪子健。



鴉片戰爭三論_洪子健。

註一：《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千高原》，德勒茲（Gilles Deleuze）加塔利（Félix Guattari）著，姜宇輝譯，37 頁。

註二：從江湖郎中到安眠酮，藥物廣告三百年（<http://resobscura.blogspot.tw/2012/06/from-quacks-to-qualudes-three.html>）

+DATA

日期_ 2015/07/11 - 2015/10/04

地點_立方計畫空間